



沉舰

LOST WARSHIPS

3000年海战史的考古之旅

[加] 詹姆斯·P·德尔加多 著 李艳霞 丁连普 译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E19/40

LOST WARSHIPS

沉舰

3000年海战史的考古之旅

[加] 詹姆斯·P·德尔加多 著 李艳霞 丁连普 译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677682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SBP35/01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沉舰 / 詹姆斯·P·德尔加多著. 李艳霞, 丁连普译.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4.11

ISBN 7-5013-2477-8

I. 沉… II. ①德…②李…③丁… III. 军用船—世界
IV. E9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73113 号

书名 沉舰——3000 年海战史的考古之旅

著者 詹姆斯·P·德尔加多 著 李艳霞、丁连普 译

出版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00034 北京市西城区文津街 7 号)

发行 010-66139745, 66175620, 66126153

66174391 (传真), 66126156 (门市部)

E-mail cbs@nlc.gov.cn (投稿) btsxb@nlc.gov.cn (邮购)

Website www.nlcpress.com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10 × 980 (毫米) 1/16

印张 13

版次 2004 年 1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206 (千字)

书号 ISBN 7-5013-2477-8/K·945

定价 32.00 元

谨将此书献给所有那些在危险中航
行的人,那些为航海做出绝对牺牲的人。

献给我的祖父母:埃尔和贝蒂·德尔
加多,为使我们今天能够享受自由幸福,
他们那一代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做出
了巨大牺牲。

最后,但不是最不重要的,献给在我
生活中最重要的两个人,我的父亲罗伯
特·德尔加多和我的儿子约翰,以及我从
没见过的岳父里查德·古德哈特。





前言

看哪,这就是“斯皮伯爵上将”的结局。也许,就因为她是那么袖珍小巧,才被海妖放进自己的口袋。她默然无语地沉没,在波涛澎湃、海浪翻滚的大海里生锈,在波涛澎湃的大海里生锈。

——“斯皮伯爵”号的沉没(歌曲)

从太空观察,我们的地球是一个水的星球。和大片的海洋相比,陆地显得微不足道,巨大的海洋包围了所有的陆地。尽管它有许多名字:地中海、波罗的海、印度洋、太平洋或大西洋,但作为一个整体,海洋覆盖了地球的大部分。从人类最初制造船只的努力开始,海洋就影响着我们的历史。它为我们提供生活资源,为商业提供交通途径。它也是我们最大的战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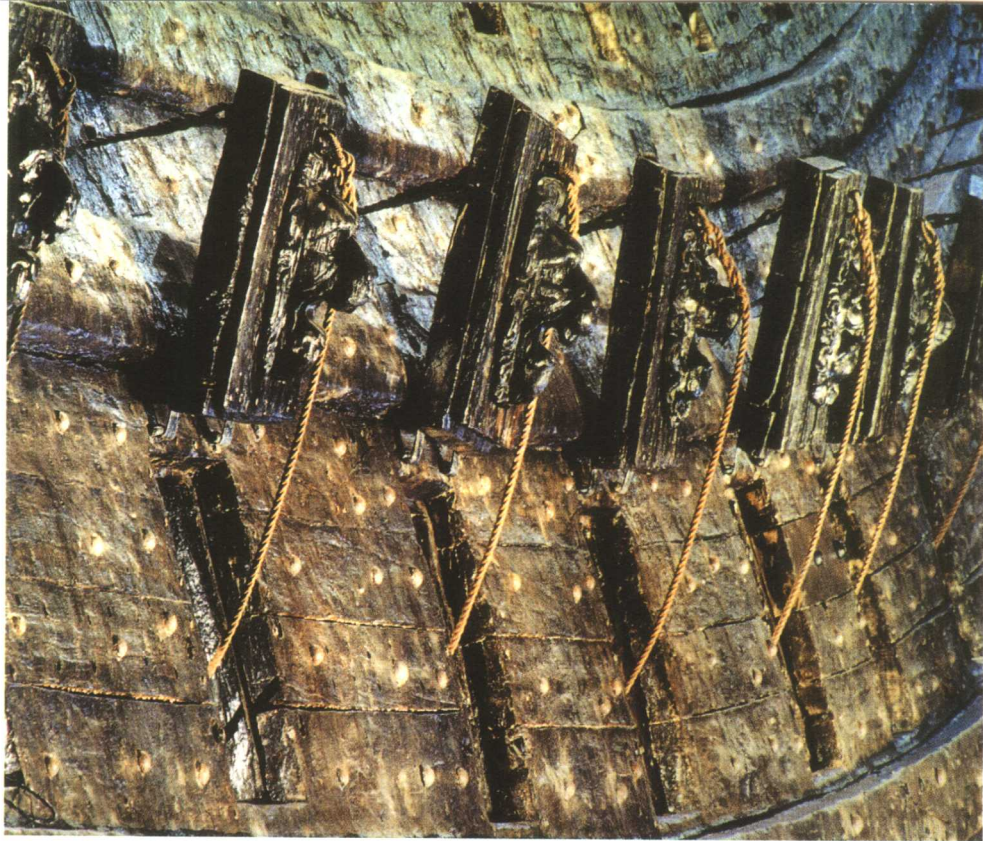
几千年来的海上战争在我们的集体记忆里已经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但海洋这个战场却仍是一个巨大的、不为人注意的坟墓。海面上没有纪念碑,纪念碑只有通过海图上的坐标才能确认。大海很少抛弃死者。而我们只偶尔回到这个战场,发表演讲赞美曾经的牺牲和决心,或者敲起钟,把花环掷入黑暗的大海。我们在地上立起纪念碑,比如特法尔加广场的尼尔森纪念柱,美国军舰“缅因”号(Maine)在特灵顿的纪念碑,还有许多其他的塑像以及世界各地的衣冠冢。

我们纪念那些幸存的船只。迄今为止,保存下来的很多有历史影响的船只都是战舰,比如像尼尔森的木帆船“胜利”号(Victory)和传说中的“老铁人”号(Old Ironsides),即美国军舰“宪法”号(Constitution),蒸汽单桅船如英国皇家海军军舰“武士”号(Warrior),巨型低舷

装甲舰如智利人的“华思嘉”号(Huascar),装甲的前-无畏级战舰如杜威的“奥林匹亚”号(Olympia)和多哥的“弥迦萨”号(Mikasa)以及很多二战期间的战舰。二战时遗留下来的战舰有一百多艘,其中包括加拿大皇家海军轻巡洋舰如“萨克维尔”号(Sackville),英国巡洋舰“贝尔法斯特”号(Belfast),德国U型潜艇,美国航空母舰“约克镇”号(Yorktown)、美国战列舰“密苏里”号(Missouri)以及其他许多巡洋舰、驱逐舰、鱼雷快艇和登陆艇。二战退伍的老兵曾经进行游说要把战舰从“他们”的战争中拯救出来。现在,越南战争中美国舰队的驱逐舰“巴里”号(Barry)和“特纳·乔伊”号(Turner Joy)、冷战期间退伍的美国潜艇“鹦鹉螺”号(Nautilus)和“咆哮者”号(Growler)、福克兰战役中退役的英国皇家军舰“朴茨茅斯”号(Plymouth)和“玛瑙”号(Onyx)都被保存到了博物馆里。

海上战争是一个充满了史实、想象和情感的话题。对于那些没有海上服役经历的人来说,“它像什么”的感觉可以通过现实中的轮船装甲、炮、拥挤的住舱区、书写或录制的话语、图片以及关于那个时代的绘画和电影来感受。但如果所有这些书籍、歌曲和电影,所有这些博物馆里安安静静躺在船坞里的船只,所有这些画廊里的绘画以及纪念品,都不能满足人们回忆过去、纪念过去、触摸过去的愿望,那也丝毫不令人奇怪。这就是为什么在过去的50年里,水下探险者、潜水者和考古学家冒险进入深海去寻找失踪的战船的原因。

我了解这种探险的诱惑,因为我也在这些探险者中的一员。在水底,在波



涛之下仿佛还在开炮的船上,时间仿佛静止了。在出生前,我仿佛曾经游过那些失踪船只的过道,船舱的顶部是肮脏的油污,过去的黑暗的船舱充满了战争的碎屑和死者的尸体。

如果我们走进那些黑暗的船舱,历史就复活了。一次,听完幸存者的故事,我潜水亲眼去看时,曾经有过这种感觉。很多人像我一样。这就是为什么成千上万的人会观看电视播出的参观“俾斯麦”号(Bismarck)、“约克镇”以及瓜达卡纳尔的“铁底之声”保存的残船。这也是为什么考古学家要打捞诸如瑞典的大型横帆船“瓦萨”号(Vasa)和亨利八世的大帆船“玛丽·罗斯”号(Mary Rose)等沉船以及船上物品与不潜水的、参观博物馆的人们分享。

这本书汇总了考古学家对失踪战船的知识。这是一个穿过想象中的战船博物馆的考古之旅。有些沉船,以及它们的故事已经在大众传媒里出现过。

“瓦萨”、“汉利”号(Hunley)、美国军舰“芒尼特”号(Monitor)、美国军舰“亚利桑那”号、“玛丽·罗斯”号、“奈达姆”号(Nydam)船以及失踪的忽必烈·汗的蒙古舰队仅仅是在电视上或诸如《海军历史》、《国家地理》之类的杂志上出现过的一些船只。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些故事也就到此为止了。但对考古学家和其他研究过去的人来说,考古学并不仅仅是最初的发现。

考古学——亦即科学复原和对过去的研究——已经有两个世纪的历史了,但水下考古仅始于20世纪60年代。从那以后,已经发现了上千只沉船,几百只已经做了记录、发掘或修复。其中有一些船在暴风雨中沉没,还有一些是故意被沉入水底,或连人带船一起被炮弹送进水中的坟墓。这些船里既有古老的划艇,它们在交战时用船头巨大的铜制撞角互相撞击,把对方击沉;也有现代的钢船,它们用飞机、导弹、核武器



攻击对方。通过研究这些失踪的战舰，考古学家了解了很多东西。古老的沉船可以使我们拥有亲眼看到过去船只的机会，而新型战舰的残骸则使人们可以更生动的想象战争的场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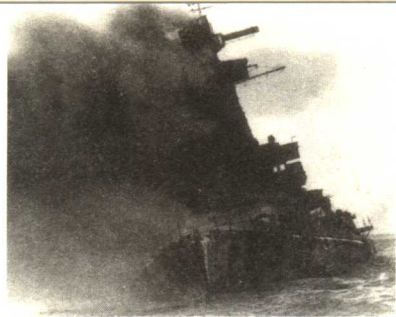
在接下来的章节里，读者可以发现我们对从古代到中世纪的很多战船知之甚少。考古学家和海洋历史学家常常必须根据绘画、雕像、钱币上的图像以及墓碑上和古代文学中描述的模式“重建”那些战船。这还不够。我们需要船留下的残骸。不然，一切都是猜想。作为结果，航海考古学充斥了许多关于船只规模、船桨和甲板的布置、船体构造的讨论和偶尔的争论，更不用提战术和战斗展开情况的问题了。

航海考古学家尤其对战船的制造和操作感兴趣，特别关心它们与运载货物和乘客的商船之间的区别。造船材质的变化、武器和动力装置技术的变迁改变了战船的设计。但这些变化并不是循序渐进的，在世界各地也不尽相同。同大多数历史书相悖的是，中国人早在欧洲人之前就已经采用火药武器、方向舵、装甲以及桨轮。当地中海国家致力

于打造船桨推动的战船时，北欧人正在制造更大的、适合航海的、带有平台、平台上能够部署炮的帆船。这就是大型横帆船的起源。

来自大海的证据为人们提供了一幅更清晰的图画，告诉人们诸如炮的出现等变化发生的时间。它也使我们的更好地感受到战船机械师们复杂的而且常常是精致的造船方法。无论是为了承受对方战船撞击的振动而精心设计的古代战船的船头，还是为了支撑大炮的重量而系统加固的多层甲板的大型横帆船，所有的船都提醒我们，我们的祖先至少和今天的我们一样富有智慧。著名的“瓦萨”和“玛丽·罗斯”都因翻船沉没，船上大部分船员遇难，它们的残船使我们记住战船设计的教训是通过残酷的事实得到的。

一般来讲，考古学是研究人及其行为的一个工具。处于压力之下的个体和社会做出的选择常常会暴露他们自身及其环境的真实情况。战舰的考古研究表明，为了应对一次危机，战船的制造速度会非常快。由于战术上的弱点，多年的传统有可能会被抛弃。技术就是



在这种时刻向前发展。一些船只类型的效率可能会更高。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航空母舰、潜艇和驱逐舰的建造增加了。在和平时代,省事的方法是不可取的,比如用新木材造船,或者迅速“接受”全焊接的而不是榫连接的船只。但在战争的紧急情况下,这些情况都出现了。同时还有戏剧性的重复利用,比如在战争中,根据实际目的重建战舰再次投入使用。所有这些选择了解人类天性都很有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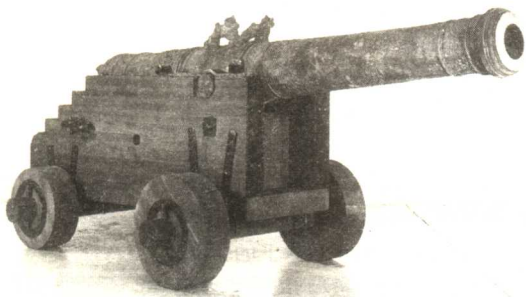
对新技术以及错误使用这些新技术的反应尤其给人启迪。19世纪装甲、蒸汽机和轰炸炮的引入改变了战船和海上战争。但对于某种情况来说,比如战舰的兴起,扩张的努力和精力大部分都浪费了。战舰不像兵法家或设计者设想的那样运转、作战和停止。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中期,人们为舰舰搏斗设计了650艘战列舰,只有16艘在这种战斗中沉毁。考古学家理查德·A·古尔德把这个当作“新技术在海军战术上的持续错误应用”。这种情况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这是他研究的一个问题。答案很复杂,也许会引起争议,其中包括战术上的不确定,对新技术价值的迷惑,

在新技术意义被了解或检验之前整合的需要,理论与实践之间令人眼花缭乱的差别,以及在武器上比肩对手发展的需要。

因此,战舰的考古并不仅仅考察船只,而且提出我们是谁的问题。当我们发现船员们如何生活、吃饭、战斗并死去,我们在用一种更私密的尺度考察人类的状况。在两千年前的马沙拉沉船上,人们发现了大麻杆儿,这可能是用来给肌肉劳损的迦太基桨手酿制麻醉饮料的;在18世纪的英国沉船上,人们看到皇家海军军官和水手在食物和用具的待遇上有着惊人的差别;在二战中德国战舰的残骸里,人们看到的是船员们居住的拥挤的船舱;在“玛丽·罗斯”上,人们找到大量的私人武器和用品。所有这些细节,清清楚楚地揭示了生活在船上的人们和他们时代的状况。

作为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和博物馆指导员,我职业生涯的大部分都与战船及其船员的故事交织在一起。我曾经为保护、记录正在航行的战船而工作。我曾经花费几天的时间勘察开焊的船舱、黑暗的过道、冰冷的锅炉浅箱,或在档案馆、博物馆的仓库里长时间地工作。我曾经和退伍的老兵们愉快地交谈。我也曾经有过难得的机会去探索轻帆船、潜艇、战舰、驱逐舰、航空母舰以及其他战船。

我在地面上、档案馆和博物馆以及幸存战舰上的经历使那些遥远的战争更个人化了,就像访问了太平洋战争的老兵,尤其是珍珠港战斗中美国和日本的幸存者。航海日志、花名册、往事和褪色的照片把超出记忆战争带入我的视野。但迄今为止令我感受最强烈的经历还是作为考古学家在水下的经历。我看到了驰名的但被遗忘的船只、各种武





器和船只的类型，这些通常只有在图片、绘画或模型中才能一见。它们和现实中的战场一起丰富了我的教育，也激发了我的热情。

潜水到这些船上，了解关于它们的故事，这其中负有着责任。这责任就是把这些图形和故事带给大家一起分享。我很幸运，能够结识来自世界各地的探索失踪战船的同仁并和他们一起工作。我们很多人一起合作创作了《大英博物馆水下和海洋考古百科全书》。同时，我的一个同事，门松·邦德，收集了各种文章出版了两卷《战船考古》和《发掘战船》。

和同事们的交流，以及观看其中一些沉没的战船和它们的战场时激发的不可抑制的想象，是写作这本《沉舰》的灵感来源。这本书不是要全面回顾海上战争，也不是要详细阐述历史上战舰的发展。这本书不对提到的战船的技术规格作充分说明，也没有逐一记录海上发生的战斗。有一些杰出的著作在这些方面做了工作，其中有些著作的作者是参加了考古研究的学者，尤其是涉及到古代和中世纪船只以及18世纪船只的作品。很多著作的读者对象是致力于此研究的人，如考古学家、海洋历史学家或海军机械师。《沉舰》是为更广泛的读者

群——潜水员、研究过去的人以及那些对海上战争传奇感兴趣的人——写作的。它带领着读者穿越一个伟大的、座落于海洋底部、罕有来访的博物馆，进行长达3000年的旅行，一路上览尽躺在那里的战船。同时，它也让读者看到，考古学家是如何重建过去，把过去时代的遗物带回风光无限的大地。

詹姆斯·P·德尔加多
温哥华，英属哥伦比亚
2000年10月





鸣谢

为《大英博物馆水下和海洋考古百科全书》搜集整理资料的4年的工作,使我萌发了创作本书的想法。我首先要感谢编委会和所有的撰稿人,是他们辛勤的工作创作了那本500页的著作,他们证明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著作已经存在于古代和现代的战船中。如果没有那么多同事慷慨地同我分享他们百科全书里的研究和图片,就不会有这本书。

如果没有温哥华海洋博物馆的董事会,也不会有这本《沉舰》,自从1991年来到博物馆,是他们在热情地鼓励我进行研究、写作。像通常一样,博物馆优秀的W·B·M·H·常图书馆为我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朋友、同事向我提供了帮助、建议、书籍,并同我分享他们的研究。我要感谢凯西·阿巴斯、克里斯·埃默、丹·贝利、鲍勃·贝拉尔、乔治·巴斯、乔治·贝尔彻、门松·邦德、布尔·伯林盖姆、约翰·布罗德沃特、约翰·布鲁克斯、阿恩·埃米尔·克里斯坦森、阿特·可因、凯文·克里斯曼、克里斯·多布斯、比尔·达德利、拉尔斯·因拿松、安德鲁·爱尔克敦、奥诺·弗罗斯特、小威廉·H·加兹克、彼得·格斯勒、迈克斯·古罗德船长、雷切尔·格兰特、爱德华·C·哈里斯、亚里克斯·西尔的德、奥拉夫·霍克曼、小罗伯特·霍尔康伯、保罗·约翰斯顿、唐·

基斯、罗格·奈特、里查德·劳伦斯、丹·兰尼汉、科林·J·M·马丁、丹尼尔·A·马丁内斯、鲍勃·弥灵斯、陶洛·莫耐、拉里·莫菲、威廉·莫里、罗伯特·内兰德、吉姆·雷莫、沃伦·里斯、马格里特·鲁尔、唐·舒米特、罗格·史密斯、里查德·J·斯蒂菲、小威廉·N·斯蒂尔、大卫·斯维特尔、里查德·W·盎格、谢利·沃斯曼、小戈登·P·瓦茨、海克托尔·威廉姆斯、罗宾·伍德沃德、约瑟夫·扎金斯基。

以下机构和组织也为我提供了帮助,应提出感谢,它们是:巴黎CSS阿拉巴马协会、美国军舰“亚利桑那”纪念馆、火奴鲁鲁美国国家公园处、纽约威尔顿水下贝图组织、曼格罗夫湾百慕大海洋博物馆、大英博物馆、法国土伦全球救援警报网、费城独立城海港、德州农机大学大学站分校海洋考古学研究院、瑞典卡尔马卡尔马兰斯博物馆、弗蒙特贝森港尚普兰湖海洋博物馆、弗吉尼亚纽波特纽斯水手博物馆、德国美因兹古代航海博物馆、罗欧米西德国中央博物馆、弗吉尼亚纽波特纽斯美国军舰“芒尼特”号国家海洋保护区、佐治亚州哥伦比亚市的国家内战海军博物馆、华盛顿史密斯学会美国历史国际博物馆、库雷滩北卡罗来纳水下考古组织、南布里斯班昆士兰博物馆、英国朴茨茅斯皇家海军博物馆、英国戈斯波特皇家海军潜艇博

物馆、苏格兰圣安德鲁斯大学苏格兰海洋研究学院、船只探索/得克萨斯克里斯蒂博物馆基金、哥伦比亚南卡罗来纳考古学和人类学机构、新墨西哥圣达非国家公园处水下文化遗产组织、华盛顿美国海军历史中心、华盛顿美国海军历史博物馆、温哥华英属哥伦比亚水下考古学会、温哥华海洋博物馆、斯德哥尔摩“瓦萨”博物馆、密西西比威克斯堡美国国家公园处威克斯堡国家军事公园、丹麦罗斯基勒维京船博物馆以及挪威奥斯陆维京船博物馆。

本书中提到的某些沉船及沉船地点我曾潜水到过，或在菲波·阿马罗、乔治·贝尔彻、伦·布里克斯、约翰·布罗德沃特、阿恩·埃米尔·克里斯特森、克里斯·多布斯、安德鲁·埃克顿、阿尔·吉丁斯、丹·兰尼汉、米奇·马肯、戴夫·迈克坎普贝尔、鲍勃·弥灵斯、拉里·莫菲以及美国海军潜水团成员的帮助、陪同或引导下参观过其博物馆，正是有了美国海军潜水团成员，我才有了在珍珠港和比基尼岛工作的殊荣。

我的家庭对我也很支持，不管我在家，还是在野外工作。谢谢你们，安、玛丽、约翰和贝斯。我远离家时，你们吃了苦；当我潜下深水进入沉船，你们又和我母亲一起为我担忧。

安·古德哈特、赫克托·威廉姆斯、罗德里克·米勒、阿特·可因、克里斯·埃默、谢利·沃斯曼以及德

比·塔迪夫阅读了部分手稿，并提出了宝贵的批评意见。贝蒂·马歇尔打印了最初的手稿。道格拉斯和迈金太尔的工作人员辛勤地进行他们日常的魔术般的工作；感谢莫林·尼科尔森编辑和版式设计加里·布雷克利。埃里克·雷因伯格绘制了地图，迈克尔·帕里斯特意为本书拍摄了图片。我还要感谢卡罗尔·爱特肯、伊萨贝尔·斯维德斯基以及基尔·吉布森为出版提供帮助。

本书出现的任何错误或疏漏都由本人一人负责。



目录

前言	3
致谢	10
第一章 古代的海战	1
第二章 罗马和水上的蛮族	17
第三章 炮的诞生	37
第四章 木质城墙——海防舰队	65
第五章 争夺美洲的战争	91
第六章 钢铁和轮船	113
第七章 环球战争	141
结语:核时代	173
地图目录	180

